

长城保护应更注重考古研究

文/新华社记者 黄玥 图/鞠焕宗

原状保护、最小干预 留存真实历史信息

长城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长城保护者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将真实的历史信息留存的最好方式是经常维护,而不是干预。”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汤羽扬认为,长城的现存状态以遗址形态为主,其真实而又沧桑壮美的物质存在包含着历史信息,因此保护修缮工作应该更妥善和精心地保留这些信息,而不是移除或是添加信息。

纽卡斯尔大学考古系教授麦克·科林斯在谈到哈德良长城的保护理念时,提到了原状保护和最小干预,确保遗址的真实性。他认为,重建会损坏晚期阶段遗址,会混淆新建部分与原址材料,妨碍研究,也会影响遗址与附近景观的和谐共存。

去年中国发布了《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长城保护应坚持“预防为主、原状保护”原则,妥善保护各时代遗迹,避免不当干预,不得重建或借保护名义“新建”长城。

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兰立志表示,长城保护维修必须保持长城的原形制、原结构,优先使用原材料、原工艺,这是最小干预原则的基本保证。长城真实历史信息的延续,不仅仅依赖于长城遗址本体,而且还依赖于保护性修复。

巍巍长城,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守护长城“最初”的模样应该怎么做?考古研究在其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道出了中英第二届“双墙对话”的深远意义。



加强考古研究 为保护维修提供科学支撑

“考古发掘使我们得以追踪哈德良长城从设计到修建过程中的变化,由此能掌握长城运行的目的和功能。”来自英国的大卫·布里兹教授阐释考古于长城保护的意义。

“在采取保护措施之前,应通过考古了解遗址的原形制、结构、材料和工艺,避免在保护过程中损毁遗址的形制和误导遗址的形制。”兰立志也谈到了考古研究的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研究所所长于冰坦言,国外长城保护以考古研究为主,而中国考古在长城研究中基础很薄弱,对保护利用支撑不足,但近两年重要性逐渐凸显。

考古研究具体应该怎么做?英国考古学家安东尼·威尔莫特介绍了对哈德良长城遗迹及其文化历史的高质量考古学研究,通过不断为考古研究提供科研支持,为研究人员提供发声平台,深化公众对哈德良长城当前与曾经面临威胁的理解,了解该长城在罗马时期及各个时期的功用,让公众参与到世界遗址保护之中。

于冰表示,中国下一步要重点弥补长城考古研究短板,加强长城考古组织和资料报告工作,为长城价值认知、保护维修、展示传播提供科学支撑。

整合资源、力量 形成全社会保护合力

长城遗存数量大、分布范围广,其中多数分布在交通条件差、自然条件恶劣、人迹罕至的区域,管理难度非常大。

“保护范围的确定对长城整体性保护至关重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严认为,长城保护范围的划界不仅包含长城墙体,还要考虑周围烽传系统的空间视域等,即将整个防御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结合周围环境进行基于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保护。

于冰也认为,加强顶层设计应把不同的资源、学科、力量等整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协调,形成保护合力。

“需要就保护理念达成共识,同时也需要共同合作。”麦克·科林斯指出,成功的两大要素为拥有对项目需求和基本理念的一致理解和拥有丰富经验并以保护工作为主的员工。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表示,要把长城整体保护好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希望更多年轻人重视并参与到对长城的保护中来。



河南发现大型商周遗址 出土罕见人祭遗存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 桂娟 李文哲)“这具保存较好的人骨,形如‘坎’字的甲骨文。像这样呈跪姿,且可与甲骨文中的字形对照上的人祭现象实属罕见。”柴庄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梁法伟说。

在河南济源柴庄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大量墓葬及晚商祭祀遗存,为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形态及礼制变迁提供实物资料。其中,一处独特的人祭现象引发业界关注。

身首异处,面朝北方,双膝跪于坑内,两手交叉放在身前。梁法伟介绍说,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朝盛

行祭祀文化,先民用“社”“示”“坛”“坎”等象形文字记述不同形制的祭祀活动。其中,“坎”字描绘的便是将人或是牲畜放在坑中的祭祀方式。

此前,考古发现的人祭现象多为躺姿。专家推测,呈“坎”字形的祭祀方式尽管在目前考古发现中出现的数量极少,但既然能与甲骨文中的记载

相照应,或许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柴庄遗址所处区域是商王朝经略晋南的要地,也是文献记载周武王伐商的必经之地。这里扼守轵关陝东端,北依太行山,南部为黄河,地理位置显要。

2019年以来,为配合基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与济源市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柴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及调查勘探,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

“遗址内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晚商高等级贵族墓葬、祭祀坑、夯土基址和建造考究的水井等,表明这里在当时应为区域中心聚落。”梁法伟说,遗憾的是,由于墓葬被盗严重,尚未发现可指明聚落族属的实物资料。

目前,考古人员仍在对遗址情况进行综合整理分析,结合遗址布局结构及出土的丰富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原始瓷和卜骨等,还原聚落的基本面貌。

河南济源柴庄遗址出土的卜骨(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